

妄

妄

錄

妄妄錄序

余自家遭中落三徑就荒半通難得毋論市  
上塵郭外田卽皮閣萬卷及彙鼎圖書悉爲  
有力者奪去蕭然壁立抑鬱無聊日與妻子  
泣涕牛衣中了無佳趣乃題橋斬檻冥家出  
門三五年猶似醯雞籬鷄依人幕下方歎頭  
顱漸老多病多愁行將與鬼爲隣同學年少  
五陵舊遊亦各鬚髮華白金蘭諧變成點鬼

簿不意癸丑冬天復扼我舟次洙溪中宵風  
覆行裝旣罄榜人斲養斃命者三狼狽羈旅  
手口卒瘁艱虞潦倒庚癸頻呼裹足杭州客  
舍偶涉遊想畧談生計輒遭鬼揶揄之造化  
小兒花拳綉腿見衣敝履穿旣目爲窮鬼平  
胸礪礪欲奪酒澆不合時宜羣又譁爲酒鬼  
百無奈而詠詩遣愁境於落莫言則悽惋嘖  
嘖者更笑爲苦鬼以堂堂七尺軀處光天化

日之中貧而非病人以鬼名則衆皆唯唯若  
一人起而爭之謂以天涯淪落人燕市酒人  
悲歌慷慨嶽嵴厯落人其不衆相擯爲妄也  
幾希以是俠腸血性不敢發直言讜論不敢  
吐功名富貴不敢思妻孥童僕不敢戀琴棋  
詩酒不敢語填膺憤懣不敢洩有舌欲言惟  
言鬼斯免鬼之揶揄與人訊答亦惟言鬼斯  
免求全之毀因效坡仙謫黃州時故事日強

人說鬼絕不作治生計半年來妄言妄聽并  
追憶舊聞隨筆記

名曰妄妄錄神仙

詭幻之事不載惟鬼則記之蓋士不得志筆  
下卽有神亦當化爲鬼耳乾隆甲寅秋九月  
旣望書於杭州城北之養行樓吳縣蕉圃朱  
海

妄妄錄

凡例

一是書著於乾隆甲寅述人科目官職皆就當時稱謂迄今剗削相距三十餘年人有及第陞遷一槩未改

一記錄之事內有數條近見他書亦載其間大同小異乃屬各據所聞妄言妄聽固亦無須確究

妄妄錄卷一

目錄

鬼蛆

魂先歸家

餓鬼

忠介先識詩伯

焦山大鬼

學究曾論見解

陸蘭痴

無頭鬼

狗鬼

鬼鸚鵡

死再情迷

畏避貴人

畫皂隸

賭鬼



其二

魂訪舊友

鬼醫

魂先戀棺

欺凌孤寡

無臉皮鬼

元燈獨二

牛頭鬼

尸解

魍魎不食官

大頭鬼

夢魂同鬼

討命鬼

怨鬼託生

金鳳兮

貧鬼

閻王治獄

鬼叩門

戲語引鬼

鬼爲人致富

妄妄錄卷一

吳縣蕉圃

鬼蛆

上海徐半園模昔歲謁顧小韓

愛西湖假館清波門外偶患痢每如廁隱聞  
千百人嘈嘈罵詈聲離廁卽寂然心怪之傾  
耳細聽乃聲從廁蛆出詈其糞薄不耐味詢  
之土人知廁基爲廢阡蛆或鬼化耳

魂先歸家

鄒紫珊 宗榮 居吳之宮巷里登乾隆癸丑進士未

殿試卽卒於京都是年秋七月吳人周佳士載京鑪回隣之汪某爲紫珊門人其閭者忽暈地起與主人拱手敘師生誼吉言藉周某鑪車來饑乏甚煩速置飯且呼肩輿送我聲口絕如紫珊汪某惶窘如命其與夫以爲誕

走近元妙觀停輿道左共入茶肆有周六保  
橋徐復堂亦紫珊舊交一僕暈地自語於汪  
某家飯後中途輿夫棄我去迷路不得返認  
足下門第故進一晤急再呼輿來復堂怪絕  
昇輿親送其家遂不復有人量地作語兩家  
閤僕頃卽神爽如夢一醒亦不患病

餓鬼

餅宰沈秋厓

成均

家吳之陸墓其幼時乳嫗

迨乾隆二十年嫗已歲四十餘時值凶饉吳  
中死者枕藉於路一日嫗積炊釜中焦飢斗  
許負歸給其夫途中隱若有人曳其後初曳  
如一二人繼則如累千鈞肩臂酸痛一步難  
前途委之地囊不破漏所貯焦飢無粒存矣  
因驚疑成疾口中喃喃言冥間事壯夫聽之  
亦悚慄汗下

忠介先識詩伯

司馬金南澗

泰

向居吳之察院里其宅爲明

忠臣周忠介公故第每見怪異有廳三楹曰  
懷芬堂乃司馬寓緬懷忠介清芬意也雖赤  
日在庭堂中凜凜有寒冽氣人不敢獨居一  
日司馬同友在廳後軒論詩言及自明季以  
來國朝阮亭竹垞之後詩學大家絕響三  
四十年未知誰爲風人接迹忽聞屏外應聲  
答沈德潛怪而出視月光朗映中見一紫袍



金帶人儼坐堂上其友隨步出窺亦多見之  
是時沈歸愚宗伯尙屬諸生爲學究後成一  
代詩伯忠介先識之矣惜其於文章不自謹  
慎作著逆書之徐述夔詩序罹身後之罪

焦山大鬼

諸生羅兩峯

聘

揚州名士風流放誕文藝軼

倫嘗泊舟楊子江見一鬼青面赤鬚長數十  
丈雙目灼灼如燃巨燈狀與釋家所畫鬼王

相似從江干舉足一縱卽跨焦山嶺上遙望  
其首邈入雲際呼榜人共視良久不動適舟  
中攜有連聲爆竹流星火龍之類因向拉雜  
放之鬼乃張口噴出火星數萬點青碧如燐  
布映江面若相拒狀逾時而滅

學究魯論見解

上海張謹堂

默

嘗泊舟黃浦候潮是時月明

雲淨秋聲微作因羅衣羽扇登岸散步至一

村落聽有老學究在內夜課喃喃不甚明了  
迨聞論及鄉黨子見齊衰章內見之二字係  
衍文謂作與趨乃貫子見見字又言子謂顏  
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係錯簡  
應記在顏淵旣死之後謹堂奇其解欲前與  
語但見榛莽螢燐竟無舍宇乃聲從古塚出  
也汗慄而退比余在畢制軍秋帆第見有宋  
名人手寫四書一冊鄉黨子見章卻無見之

二字第言子謂顏淵章錯簡若然則子畏於  
匡顏淵後一章復應記在顏淵未死之前不  
免太穿鑿矣要知論語乃孔門諸弟子互相  
記述故畏匡有兩章亦不接簡也

### 陸蘭痴

陸蘭癡逸其名大銀臺經遠後駭輶性成人  
呼爲陸痴嗜酒好詩行吟道上嬉笑怒罵旁  
若無人家徒壁立妻子泣牛衣中弗顧也年

五十餘以痴死死之日同學斂貲爲殯石交

丁天池

論

亦吾蘇人客新安及歸蘭痴墓木

已拱乃置冥器數百種祭之車馬裘服畢備

復絹作兩奚奴其子因蘭痴最喜優人王紫

霞劉湘蘭遂於絹人背戲題紫霞湘蘭名共

焚之後月餘有相人潘也鴻寓居虎邱月下

見湘蘭同一小伶低歌行酒侍一客於千人

石上客擡笛和之遠視如蘭痴而念其已死

因其友陳燾者貌侶蘭痴遂狂呼而前曰不  
速之客一人來瞬息無影方知所見竟蘭痴  
也大怖而返明日適湘蘭至虎邱也鴻告其  
事乃曰夜來恰曾夢與陸痴遊

### 無頭鬼

錢塘門外爲杭州決囚地多鬼吳縣李文政  
連玉晚年旣畢向平願來寓西湖一日久雨  
初止遊人未集獨自散步忽見數十人東三

西四散遊湖上一少婦髻插玫瑰花羅衣綉  
褰兀坐墻根樹下若有所思數少年窺伺其  
側旋有二人簇一藍頂者至行動佻薄不似  
顯貴見婦卽呼舟共去少年在旁側目視口  
出訕言有輿夫短褐赤足卽揮毆少年扭結  
而去旁有二老睨視良久操寧波土語曰誰  
信阿旺有今日我果說渠是富相各咨嗟數  
語低頭緩步行又有三五人勾肩連臂如公

吏狀方趁舟將赴清波門一人披襟曳履踉蹌追至狂呼回岸喇喇立語但聞我已叫老娘去一吏搖首答雖好我還有譜兒打不知作何事蓋杭人呼妻爲老娘設局訛詐爲打譜兒每遇細故輒縱婦女制勝也遂偕進茶肆商量文政再散步前又見一婦乘輿至短垣小門外卽下輿進搥胸跌足且哭且罵方喧嚷一操北音者衣褲盡脫而出拉婦揪地



欲污婦人髻蓬釵墮衣破臀露輿夫力護上  
輿去適撫軍上天竺金鼓一鳴顧向之東三  
西四之遊人多半捧頭在手轉瞬滅影湖上  
惟兩漁人小舸網魚方知見鬼不審向之公  
吏婦人輿夫俱鬼否

狗鬼

杭州有屠狗者索狗行市中狗踞地齧棘裏  
鳴不前有僧出錢一百購去僧結茆西湖每

杖錫行狗卽尾隨駐錫則蹲地如跏趺或投  
之內骨不食菜腐乃食之口中嗚嗚常若作  
誦佛聲逾年狗死塊然作人坐前兩足如合  
手狀里中佞佛者各施錢帛香燈瘞之以小  
龕僧有小沙彌年八歲夜視僧坐蒲團常有  
一狗侍其側逼視之卽滅影蓋狗之鬼也趙  
州謂狗子有佛性曰無豈其然乎

鬼鸚鵡

黃雲山

叔元

居吳之草橋善畫墨驢乾隆十

六年

上南巡畫以獻

上賞賚有加人號爲黃驢子其秋山行旅圖  
手出千百幅曾未有相同者甘貧樂道年八  
十餘精神矍鑠能飲酒賦詩畜一鸚鵡善人  
言且能效驢鳴愛之如命雖間關千里必攜  
以隨與余爲忘年交嘗曾聽鸚鵡作驢鳴也

後鸚鵡爲蛇嚙死哀悼似失掌珠越日階下有黃栗留啄死一雀忽振羽伸足飛來座上向雲山道先生好卯酒飲三杯未又效驢鳴三五聲家人以爲怪將擲殺之雲山知鸚鵡魂附於雀遂寶雀如鸚鵡明年雲山死方殮雀飛入棺駢之不得竟殉焉

死再情迷

國朝詩工香奩體惟金壇王次回

彥泓

著疑

雨集永福黃莘田

任

著香草箋名最重余同

門徐芝庵

德麟

殆駸駸乎驂駟前矣芝庵少

有軼才自恃錦心繡口取功名如拾芥嘗言  
行樂須少年若博封誥榮父母閭閻立勛業  
爲朝廷柱石則年過三十就科目登上第從  
翰詹起家未晚也以是日作狹斜遊惜玉憐  
香千金不吝妓館酒樓題詠殆遍一時目爲  
情種妓有當意者嘗寫蘭扇頭贈之其尋常

交遇以扇索畫不過虫魚花鳥隨意戲墨然  
綴以小詩小詞便覺風雅邁俗乾隆庚子年  
二十四以情死越十餘年其弟安仁從秦淮  
妓館得一扇上畫滋蘭九畹系詩曰歡杯纔  
舉是離筵後會侯門那得便恨不身如雙燕  
子春來還到畫堂前後書壬子冬日長洲徐  
德麟題贈玉真仙史蓋玉真本歌妓爲某大  
僚購去將行時所好贈之者淡墨淋漓宛如

芝庵手澤安仁訝異曾攜扇眎余

畏避貴人

無錫鄧阿喜毛竹橋下細民也自言能見神

鬼顧響泉廉訪

光旭

總角時適隣家因病祭

禳往視之阿喜亟邀廉訪出人問之答曰衆  
鬼擔囊負笈將欲行見顧家郎君不敢走耳

畫皂隸

韋蘇州祠在蘇州府學中卽唐賢名應物刺

史蘇州因立祠士人宿禱祈夢卜終身体咎

每著靈異昔徐相國

元文

未第時曾往禱之

夢見刺史迎謂曰明公功名富貴在夫人手  
中迨歸見閨中鏡臺下瓜子擺狀元宰相四  
字蓋湯夫人夜來閨中獨坐戲擺之也遂悟  
夢神語後果驗比年一士祈夢燃燭神座張  
幙堂上輾轉欲寐間忽見一皂隸手掩左眼  
曳之起謂士傷其目索與醫擾攘竟夜次日



見壁上所畫皂隸面似夜間擾者左目爲帳  
竹劃損大異向壁謝罪倩畫工復圖如前其  
靈異及於壁畫皂隸不獨刺史也

賭鬼

乾隆五十年山東大饑易子而食析骸而炊  
者比比某甲宿一旅店因孤身自危夜不成  
寐見隔舍燈光窺視之一少婦梳挽雲髻後  
掇頭鏡臺下畫眉大怖奔出前舍見有四人

門葉子左偏又數人呼盧喝雉身畔銀錢堆積不似凶歲風景具告之衆笑曰此何異哉我輩皆能之各陳頭几上遂驚絕暈地心雖明了吁吁殘喘手足不能稍動次早聽店主曰客死矣可以作三日羹也一人卽於戶外磨刀霍霍猛力躍起棄裝而行陳默齋騎尉廣寧曰富人無不鬼蜮爲奸蓋不鬼則不富矣此鬼身畔堆積銀錢可知富也

其二

蘇州閭門袁大其祖父齒積力掙漸漸盤剝起家不三十年富有數十萬袁大幼卽好賭父不能禁因截其指越日創愈乃捧骰盆搖以成色父死局賭者盈戶晝夜不輟遂蕩家產妻子不能給饘粥向之賭友因其貧多厭棄之竟絕跡無與賭者方饑凍欲死其叔付小金簪二枚使易錢苟活袁大忻然先典銀

若干將眩示舊時賭友復呼一雉行至四畝  
田忽聞一舍內骰聲清越心益奇癢魂與聲  
去立戶外睇望間隨有一人邀進入局三五  
擲銀既輸盡尙負十餘緡衆方喧鬧欲剥衣  
履其叔適經四畝田見袁大瞪立荒塚下爰  
唾之曰妻子餓僵存一息矣尙不易錢買米  
歸袁大如一夢醒舍宇賭客轉瞬而滅所輸  
之銀乃散委叢草中噫此鬼亦賭客耶贏錢

委地便剝衣履去恐亦不能攜於塚穴也何  
苦眦目攘臂人鬼互爭盡人贍妻畜子之資  
猶不已耶世之局賭者曷不鑑之

### 魂訪舊友

進士沈芷生

清瑞

文章翰墨器重一時兄桐

威起鳳

亦名孝廉爲祁門廣文翩翩棣萼士

大夫羣相傾倒顧芷生天縱其才而奪其壽  
病革時忽呼家人取冠履謂將應太守召家

人告以病太守未召不可去乃日陰太守招  
中軍候已久不可遲少頃昏昧不語親朋因  
從俗詣郡隍廟聯名具疏宰牲祭神爲保福  
祭者未及歸

芷生

言疏上親朋名厯厯不爽

復言太守贈我金帛明日飲餞虎邱當訪諸  
城舊友矣次日果卒諸城劉氏有致仕大理  
寺卿

塤

與芷生交素厚恍見芷生來驚疑不

已因耑人至吳門致書詢芷生近吉乃知劉

公所見之時卽芷生易簣之候

### 鬼醫

陳雪巖者本無賴子貧而落魄撫拾百草方  
遽行醫稍畜貲營謀爲醫學家中銜燈竹板  
書案印箱居然一土官矣然庸而殺人不勝  
屈指死後半載有其友毛矮三從黔中歸病  
呃逆次日扶病出就醫途中忽遇雪巖把臂  
道故啓囊授枯草三四種囑其先歸剡末訂

遲頃來與之調劑矮三遽返判草家人詢問  
具以告衆驚曰雪巖死久矣安得遇之矮三  
不信因久待不至隨詣其家中庭尙設幕懸  
像蟒袍補服非袒裼醉罵街市狀雖知遇鬼  
然念素與雪巖友善諒無惡意卽其生前醫  
術庸鬼有五通或死則良於生也遂再拜歸  
以所授草拉雜煎服之大吐腸欲嘔斷幾瀕  
於死百藥療救數十日尙不愈一夜其幼子



溺屎床頭所置糖桶餅上黑暗中誤共食之  
覺味甚苦而臭呼燭視怒撻其子罵失聲而  
呃逆卽此止潘樾池上舍 奕正言

魂先戀棺

吳湘霞權在吳之吉祥庵讀書館舍後有破

屋二椽寺僧賃人寄壽具近湘霞厨並積薪  
焉其門日閉必從館舍進以是遊者恒不至  
一日向暮聞舍後窸然有音往探之見一老

跋索壽具旁問之答姓陳來視一舍宇居初  
疑僕輩未鍵戶老人進舍或未之遇耳以其  
岸然非鼠竊狀意謂向僧賃寓者遂視其出  
舍而去次日人來取一壽具見棺上貼陳嘉  
樂堂寄亦不省距半月後見寺中同寓一寫  
真者畫一像酷似前所見因問此翁姓陳否  
曰然君殆識之耶具告以故寫真者訝曰陳  
翁病床第半年死踰二十日前在君舍後取

去棺卽殮此老渠安得寺中來羣相詫異乃  
知棺未殮屍魂已憑之矣

### 欺凌孤寡

無錫庠生鄒

夢蘭

年少能文有名場屋兄孝

廉

夢桂

早卒不禮於嫂欺凌孤姪家產多半

侵漁一夕夢兄持魚骨示之曰汝所爲不道  
將以噎死覺而惡之一切魚屬戒不入口無  
何耿學政按臨常州耳中隱聞鄒夢蘭欺

菱孤寡七字四偵之無一八又非夢也因廉  
得其事褫衿重杖檄有司追返其產夢蘭乃  
忿懣而死徐西瀝茂才泗芹爲余言

### 無臉皮鬼

謝慰祖自閩回上海晤余於西湖漱石居言  
及閩之省城外十里曰南臺河下蓬窗千計  
如粵之河泊所皆妓浮家處妓名蹀躞婆其  
足俱不纏裹嘗有一鬼面無臉皮兩顴紅肉

纍纍往來河干人多見之以爲丐適有客病  
疝鬼自薦呵其腎囊可愈試之立驗由是衆  
皆馴熟各給殘羹冷炙或驅使燒湯洗菜一  
日客怒湯冷龜出毆之應手而滅方知爲鬼  
可見人無臉皮百事可做鬼無臉皮亦乞食  
供役於娼妓之家耳繼晤袁簡齋太史枚戲  
述前事太史曰舌無皮故知味陰無皮故知  
趨此鬼臉無皮故知呵大脬也

元燈獨二

孝廉馬

文光

丹徒人家貧子某年十八已棄

書習藝庚寅鄉試子隨孝廉赴江寧送父入

闈歸寓卽昏瞶不語僵卧如死及孝廉出始

醒曰我遊魂場中至夜聽至公堂上傳呼各

州縣城隍領燈散號第有燈者通場僅止百

餘燈上各書名次吾父號前亦有一燈上書

十八名三字惟一鬚者獨掛雙燈燈上無字

有二人侍其後渠取研揩抹落地碎一角縷  
述闌中屋舍景狀如繪試畢途中遇一人私  
語父曰此鬚卽獨掛雙燈者因通問姓名知  
爲張潮普遂具以告張公果曾破研榜發張  
潮普掄元馬文光登十八名鄉薦張公異其  
事以女妻之今張公官至太守矣

### 牛頭鬼

厲別駕試泉金匱人雄勇有力縣門石獅約

重千斤能舉以舞嘗過蠡溪忽聞腥穢觸人  
觀一鬼牛頭豎目背炎如火手提鋼叉來刺  
別駕手折樹枝格鬼阱中自此神思迷亂力  
不能舉杵居三年而卒

尸解

余戚彭西村

紹益

字葆元工詩善琴又能山

水芝庭尙書晚歲所作畫多出其手與人交  
際坦衷熱腸毫無渣滓雖細事必信必果日



誦楞嚴白衣經咒寒暑不稍懈進士尺木居  
士紹升爲其從兄弟同受菩薩戒不樂仕進  
西村三十餘卽不趨文場終身爲學究恬如  
也逝後三年尺木在杭州鑿放生池作諸善  
果禮天竺大士道經西湖突遇西村駕扁舟  
來遂連舫相問寒暄謂與孤山處士居且朗  
吟近作詩津津目得及念其旣死驚詢之西  
村大笑呼榜人撥棹而去聞西村殯舉棺輕

若無人大約尸解矣後有孝廉汪石瓠

體仁

家香侯

元憲

亦嘗遇於湖上及吳之寒山呼

之不答與余添葭葦交素厚聞其事登孤山  
訪踪且題詩訂晤不復見殆六根五濁仙塵  
間阻耶搦管記錄爲之慨然懷昔

魍魎不食官

紹興施

貫一

幼時被魍魎負去欲啖之山神

以此兒應得十年官令其負回天將曙魍魎

不能行路遇販菜傭告以故免傭代負還及  
長果驗

### 大頭鬼

徐靜夫鉞嘉興人嘗於嚴州幕齋見一鬼身  
體不異小兒其頭大如巨甕兩目瞠視若蠅  
其怒無物可擊見有青蚨散几上舉以擲之  
攫兩文大笑而去噫嘻頭巨如甕其眼眶子  
不亦大哉攫兩文而笑知錢之不易多得也

夢魂鬥鬼

余伯岳李紹安

堡

辛卯會魁選甘肅會寧令

值回匪蘇四十三跋扈戎服從軍仗劍指揮  
匪皆辟易迨大兵會勦殲平後獨臥署齋適  
奚奴捧茗以進見猙獰惡鬼長有丈餘手持  
雙戟主人徒手與鬥大駭呼救噤不出聲旋  
見門至堦下主人身漸長大奪戟刺之鬼負  
戟而去卽在榻睡醒奚奴蜩縮戶側喘吁述

所見適符夢乃奚奴見其夢魂門鬼耳大抵  
夢魂人之神氣隨之神旺魂大神衰魂小故  
又謂神魂或言人若作虧心事神氣卽衰虧  
心多魂魄漸小往往蹋地如三寸丁甚至如  
豆曾聞同窗二友一人寐榻一人凭几作書  
見小黑團似蠅非蠅盤旋研上以池水圍之  
黑團四面奔竄良久稍有涸處乃躍出不見  
寐者卽醒言夢遊一所忽遇大水四至幸一

隅水退方得逃避是黑團乃其夢魂耳公秉  
性剛直畧不婢阿仕有政聲其神魂宜大耳

### 討命鬼

大抵市僧之徒言而無信小人行徑相率爲  
常有王四者綽號轉身王人與借貸謀事無  
不應而無一諧吳俗謂事不果曰黃蓋取雌  
黃之義以其一轉身之頃卽異前言遂借黃  
字同音以稱其姓嘗有戚羨其善居貨千里

奔投乞其代權子母凡所居貨得利者歸已  
虧本者派戚不久戚乃資罄途窮抑鬱而死  
一夜忽伏地叩頭呼戚名曰我雖哄騙爾財  
何至要畢我命喃喃不止以手自挖其喉逾  
時氣絕吁財命相連臨財豈可苟得哉

怨鬼託生

張補梧孝廉

邦弼

言公車途次聞有淮民陸

氏奸而橫侵其隣鄭氏產撤爲己室惟存黃

楊木一株晚歲得子而嗜一日遊于庭指樹  
忽言曰樹乎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嗜  
百方誘之終不出語及長荒淫放蕩靡所不  
爲家罄室售乃死殆鄭氏怨鬼託生也

### 金鳳兮

金表甥金鳳兮

慧梧

穎悟非常九歲卽能背

誦四書五經有神童之目一日忽稱見鬼驚  
仆跌倒家人扶起雖未傷稍覺呆瞪從此一



字不識再受學僅中人資矣岐黃家言人之  
記性在腦幼尙未滿一經跌仆驚搖故不能  
記抑遇宿世冤鬼褫其魄歟

貧鬼

杭州廣德場停棺不下數百口地僻鮮行人  
聞有攜冥資經過忽遇三四人伸手求乞疑  
爲丐解囊與一錢卽錢墮人減駭而大呼俱  
不見嘻鬼矣尙不免貧累求乞亦可悲已

閻王治獄

家德華

文模

言昔遇談冥果報者因問閻王

以儒理治獄抑用佛理談者曰以人心術人  
但問心無愧卽冥中所謂善問心有愧卽冥  
中所謂惡公是公非不偏不倚幽明一理儒  
佛無分此說平易不繁人之視已如見肺肝  
地獄天堂原聽人趨避也

鬼叩門

昔松江提標左營巴遊府彥言其家一夜聞扣門聲甚急問之不答開戶視之各家安閉衙衙左右無一人返覺厨中有烟氣火光因得撲滅若不聞叩門火已燎房不可救矣先是社廟鬼卒屋漏淋壞巴爲修塑乃來報警歟

### 戲語引鬼

龍巖州謝客水言其鄉某農家夫婦極摯好

一旦婦聞夫有外遇亦不甚愠但戲語其夫爾不愛我而愛彼吾且縊矣越日有一巫能視鬼見而駭曰爾有縊鬼相隨何也一戲語耳鬼卽瞰之十日十手豈不然乎

鬼爲人致富

家瀆承茂才中孚言聞有山西鍋匠某貧甚而求富之心念念不忘里有古塚歲時伏臘輒祭豆羹每過必拜求致富歷數年愠而祝

曰公無子孫祀而我如子孫祀公獨不爲我計耶是夜忽有一叟踵門謝曰感承厚貺沉魂賴以不餒誼當有報第爾福命薄僅可小康持贈金錢十五枚身知爲古塚鬼喜禱之有靈殊不怖畏其母亦感德作炊必享由是叟夜夜至庀其家事凡使居積無不億中累聚數千金某終不厭饗時向叟禱又年餘叟謂曰我與生人習久漸染陽氣若再以猪羊血

飲我百日則可偕爾遠出經營獲大利如其  
言竟得白晝現形語言飲食人不知爲鬼也  
乃居貨同往河南來回數次無不牟息倍蓰  
爲某媒娶富室女奩贈優厚於是大起屋宇  
叟欲靜適另構高樓獨處未一載叟忽雷殛  
樓僅存一半餘屋旋遇火資財罄盡某生計  
日窄不久仍作饑人吁鬼固知某福命薄僅  
可小康貽金錢以報其祀享亦可已矣乃違

天致富卒罹雷殛真是癡鬼較人之百計積聚爲兒孫作馬牛者殆有甚焉

比得姚昆厓叅軍芝於山西寄時近著五知堂詩集一卷內有半樓行云廣文胡公七十三精神爽朗耽清談昨伺上官圍爐坐具陳半樓往事足以鞭愚懲薄有竄人子荷輓夷野俟迴首見黔白於鈿亥思富貴從此始舉齷齪獸作人言愿爲盡力供

菽水亟歸圭竇報母知  
皤翁忽來謝不死  
出贈金錢十有五母子  
福命只如此年餘  
缺望苦禱求一日攝去  
河南遊潛身偕隱  
入富室皤翁媒合成鸞  
儔攜歸拜母母色  
喜滿堂賀客來公侯越  
羅蜀錦相掩映黃  
金白玉擬山邱度地鳩  
工起夏屋皤翁愛  
靜居岑樓鄰里稱榮親  
故羨從今始免子  
孫憂豈知貧富有數難  
假借天心更忌不



勞獲玉虎怒吼雷飛掣霹靂一聲樓半劈  
妖氛散人踪滅至今道傍猶有半邊樓留  
與行人訪遺跡註樓在汾陽縣廣文胡君  
名溶與前事絕類昆厓官是地詩紀爲妖  
當不謬應是濱承遠聞傳訛也因附及之